

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巴素：近代馬來亞華人

557

巫統，另組馬來亞獨立黨，自任黨首，標榜種族平等，鼓吹華、巫、印民族大同盟，以爭取馬來亞獨立。巫統新領袖東姑鴨都拉曼（Tunku Abdul Rahman）立即展開反擊，宣告巫統願意與效忠馬來亞之非馬來人共同合作，建立自治政府。

巫統決意與馬華公會攜手聯盟，打擊馬來亞獨立黨，結果在一九五二年吉隆坡市議會選舉中獲得初步勝利。華、巫兩族領袖基於共同利益，繼續密切合作。一九五三年馬華公會與巫統在吉隆坡聯合召開國民大會，決議向政府要求於一九五四年進行聯合邦立法議會選舉，並派出代表團往倫敦請願。馬來亞聯合邦政府與華、巫聯盟進行談判，幾經波折，終於達成協議，允准增加立法議會中非官方議員席數（筆者按：協議規定立法議會九十八位議員中，民選議員佔五十二席）。一九五五年七月舉行立法議會選舉，華、巫聯盟大獲全勝，囊括五十一席。五十一席中，華人佔十六席。又拉曼受命推薦內閣閣員，組織內閣，並以行政議會主席資格與其餘閣員等共同負責處理政府事務。上述華、巫兩族聯盟及共同奮鬥，爭取自治之經過，作者在巫統——馬華聯盟、馬來亞民族會議、巫統——馬華為獨立之選舉運動三節中有頗清楚之解說。

最後作者勉勵馬來亞華人與巫人建立親密友誼，發展一個共同之馬來亞國家觀念，如此則華人將繼續成為馬來亞社會不可缺少之一分子。結語可謂語重心長，發人深省！

余 煒

*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, Volume IV, Part 3: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.* By Joseph Needham,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Wang Ling and Lu Gwei-Djen. (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71. 10×7½ in. 975pp., 166pp. Plates, 4 Pullouts. Bibliographies and General Index. US\$ 55.00.)

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（*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*），自出版以來，一直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注意。本書第四卷第三分冊的面世，使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，

又再進一步地向世人宣示：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，確有相當的成就，同時也並非如一般人所說的神祕莫測。

除了第四卷第三分冊外，該書已出版的計有：

Volume I: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.

Volume II: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.

Volume III: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.

Volume IV: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:

Part 1: Physics;

Part 2: Mechanical Engineering.

Volume IV, Part 3: 即上述一書。除此之外，將出版的計有：

Volume V: Chemistry and Chemical Industry.

Volume VI: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.

Volume VII: The Social Background.

已出版各書，除李約瑟擔任撰述外，主要合作者為現在澳洲國立大學（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）任教的王鈴（Wang Ling）先生，王先生為溫州人，早年畢業中央大學，後來在劍橋獲得博士學位。另一為湖南人魯桂珍女士，早年畢業金陵女子大學，專攻生物學，也獲劍橋博士學位，現任劍橋 Lucy Cavendish College 研究員(Fellow)。其他將參與或會參與是事者，計有馬來亞大學之何丙郁、紐約大學之黃仁宇及麻省理工學院之 Nathan Sivin (施文) 等人。

一九七一年九月，李約瑟偕夫人李大斐（Dorothy Needham）及魯桂珍女士，從日本京都大學講學經港回英，筆者曾與他三度會晤，與他們談論海內外中國科學史的研究，中國科學的前途及研究科學史的遠景。筆者詢及他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動機時， he 說這不外為Intellectual Curiosity和Academic Justice而已。李約瑟說很多西方人談到科學時，都強調希臘的科學成就和科學思想，從沒有人提到中國的科學，這是多麼的不公平！在閱讀馮友蘭撰“Why China has no Science”一文後，他尤其感到無限的感慨，因而更促進他撰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的動機。本來他只望撰一本書或一小冊子，誰料現在所完成的是厚厚的一卷又一卷。李約瑟對中國非常熱愛，他甚至把自己說是已“Wedded to Chinese Culture”，他說他自己有點像 Ian Foster 對印度的熱愛，也像

E. Fitzgerald 對波斯的眷戀，然而，李約瑟的成就，是超過 Foster 和 Fitzgerald 的。這點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。

本書為李約瑟計劃全書中的第 28 及 29 編。第 28 編為 Civil Engineering（土木工程）；第 29 編則為 Nautical Technology（航海技術）。

在 Civil Engineering 中，所討論的範圍包括道路、城郭、建築技術、橋樑、水利工程等等。

在道路這節中，作者不單詳述道路的重要性，同時也清清楚楚的講述中國驛站制度發展的過程（頁三四至三八）。有關城郭發展過程，作者除從史籍逐一介紹外，還利用許多歷史圖片，加以說明，使讀者更易了解。

建築技術除道出中國建築的基本精神外，還對古代中國城市的設計，加以細心的分析，其中有許多地方，更繪圖說明中國城市設計的基本作用。有關中國古代城市的研究，近年在歐美學術界為一風尚。年前在 Stanford 大學有古代中國城市研討會的召開。英國學者韋德理（Paul Wheatley）根據中國古代文獻，著有 *Ancient Chinese Cities* 一書，由芝加哥大學出版。韋氏直至今年七月，為倫敦大學地理學講座教授，現已應聘為芝加哥大學史、地學講座教授。

李約瑟更從中國文學作品（例如漢賦）來研究中國過去的建築物。要是作者對這方面沒有相當的認識，這顯然是一個非常艱巨的課題。除此之外，有關塔、皇陵種種（頁一三七至一四五），作者在書中也有精采的和權威性的探討。

中國橋樑在世界建築史上本為一大特色，中國橋都非常美觀，更可說是非常特出的美觀（頁一四五）。中國的文人，似乎對橋都有特別的偏愛。對於戀人，更不用說，在小橋流水的氣氛中，多少人因而創造了他們新的天地，新的生活。李約瑟先從詩經有關橋的記載談起，再談到中國橋的分類，同時還將東西方的橋作一比較（頁一八一）。

水利工程方面，作者從史記、漢書有關水利論起，從秦派遣鄭國治渠（頁二八五）、李冰治河（頁二八八），至歷朝水利專家治河過程，都有詳盡的說明。至於治河的工具，也一一地為讀者介紹。雖然這些問題都極具專門性，然作者都採用深入淺出的筆法，使對這些問題一無所知的讀者，能够在閱讀後即明白他所說的話，這也是作者高明之處。

第廿九編主要介紹中國的航海技術。作者從中國船的歷史談起；再從中國語言學及考古學上有關船的片斷，從遠古到清代，作有系統的說明。作者先從甲骨文的「舟」字談起，再談到秦、漢時代征伐南越時所動用的樓船和南方樓舡（頁四四一）。和許多中西交通史研究者一樣，作者也詳細討論漢書地理志有關南海這段的記載，同時也特別提到黃支這地名的正確所在地。近一世紀來，還沒有人肯定這地名的所在。林仰山（F. S. Drake）教授曾懷疑此地應為今蘇門答臘（Sumatra）西部的阿齊（Atej），然也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此說。

關於中國和非洲的關係（頁四九四至五〇三），張星烺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已有提及。崑崙奴之名，更散見於唐、宋史籍。然有關中非的研究，近年國人才詳加注意。蘇聯學者 V. Velgus 近年專門鑽研中非早期關係，在他的著作中總結前人研究，但因他也提出許多新的見解，對研究中非關係極有參考價值。<sup>1</sup> 作者可能因 Velgus 論文出版與是書出版日期極接近的關係，故未加注意或提及。

有關鄭和在錫蘭擒獲亞烈苦奈兒事，明史及有關史籍都有詳細的記載。香山小欖何氏九郎族譜有一重要材料，證明永樂九年<sup>2</sup> 正月初十夜，即1411年2月2日為鄭和偕部

1 見 V. Velgus, “O Srednevekovykh Kitaiskikh Izvestiakh ob Afrike i nekotorykh voprosakh ikh izuchenia”, (中國典籍上之非洲及有關研討此地之間題)，*African*, Moscow-Leningrad, 1966, pp. 84-108; 又 Velgus, “Strary Mo-lin i Bo-sa-lo (Lao-bo-Sa) V Srednevekovykh Kitaiskikh Izvestiakh ob Afrike”, (中國典籍上有關非洲摩鄰、勃薩羅之記載)，*Ibid.*, pp. 104-121.

2 見香山小欖何氏九郎族譜八卷，一九二五年何朝溢等重修，香港排印本。有關是事記載如下：「七世祖諱澤遠，字元遠，號環溪，雲巖公長子也，生洪武十一年戊午三月二十日，祖妣楊氏，繼妣錢氏，俱南京人。公賦性剛勇，膂力絕人，年十六，代父戍南京鎮南衛。父不忍，公曰：慎勿顧惜，終當我行。既到衛所，即被百戶鍾餘慶劾。公訟之。改調水軍左衛百戶郭通下軍，以勇畧見知。洪武三十一年五月，內塞橋朝見，陞小旗。永樂五年六月，差同內官鄭和往西洋，有功遷陞總旗。七年，差征西洋錫蘭等處。八年二月，同福建都司漳州衛百戶劉忠，擺隊於錫蘭山。九年正月初十夜，漏下三鼓，同鷹揚衛指揮陳慶等，勇敢當先，擒王殺象，屢有戰功，遂平錫蘭。」（卷一頁二十四下）永樂九年正月初十為公元一四一一年二月二日，知是役發生於此日。參羅香林，中國族譜研究，一九七一年，頁一一六至一七；William Willetts, “The Maritime Adventures of Grand Eunuch Ho”, *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*, 5:2, 1964, pp. 52-42.

將擒捉錫蘭王亞烈苦奈兒的日期。但作者說此事發生於1410年即永樂八年（頁五一五至五一六），與何氏族譜頗有出入。然實錄對是事的記載，像明史一樣，並沒有說明此戰役發生的日期。<sup>3</sup>如能參閱何氏族譜，此事當有更明確的了解。望此書再版時，作者能將此事補入。

在記載洪武二年廖永忠、湯和等人奉明太祖命出征四川明昇時（頁六八七至六八八），作者對是役雙方水戰之情形，有精彩之描述。朱元璋建國初期，憑鄱陽湖之戰一役，擊敗陳友諒。這場水戰，也是非常轟轟烈烈的。如作者能將這場戰役一併描述，當更精彩，因為陳友諒統下之水師，其戰船及戰術，在當時也令朱元璋非常頭痛，<sup>4</sup>同時這場戰役，所採用之戰術等等，是不下於攻明昇一役的。

有關 Junk 一字的來源（頁三八〇註 a），在閩南話語系中「船」字的讀音，最接近 Junk 這字。Junk 是否即閩南話語系「船」字的對音，有待語言學家的考證。

本書有關橋樑、中國各省特殊建築物和種種式式船隻的插圖，可謂盡善盡美。這方面的專家，或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學人，觀閱這些圖片後，對中國的文化，無論是過去、現在或未來，當有新的了解和估價。

作為一個學人，李約瑟可說已盡了學人應做的本份。再加上王鈴、魯桂珍等人默默的耕耘，使本來已據有極高地位的中國文化，更發出燦爛瑰麗永恆的光輝。我們不單要為中國文化具有無比活力而歌頌，更應為李約瑟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揚而更進一步為之祝福！目前國際上有關學者正為他出版紀念論文集，和把他的巨著翻譯成為中文。我們希望他將快完成的有關生物、醫學及歷史背景各巨冊，能以更豪邁的步伐，踏入這個世界！

趙令揚

3 詳明史卷三〇四鄭和傳及明實錄太宗永樂實錄卷一百十八。

4 詳吳晗，朱元璋傳，一九四九年版，頁七七至九六。